



最美的楚辞



歌斐木◎编著

百花中的奇葩，诗歌中的《楚辞》。香草美人播清芬，玄境幻虚明月心。触摸百转千回的诗情，倾听荡气回肠的声音。

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

最美的楚辞



歌斐木◎编著

百花中的奇葩，诗歌中的《楚辞》。香草美人播清芬，玄境幻虚明月心。触摸百转千回的诗情，倾听荡气回肠的声音。



外文出版社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美的《楚辞》 / 歌斐木编著.

—北京: 外文出版社, 2011

ISBN 978-7-119-06966-1

I. ①最… II. ①歌… III. ①古典诗歌—中国—战国时代 ②楚辞—诗歌研究

IV. ①I222.3②I207.2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77518 号

出版策划:  金吟达文化

责任编辑: 歌斐木

装帧设计: 天下书装

印刷监制: 冯 浩

最美的《楚辞》

歌斐木/编著

© 2011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出版发行: 外文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地 址: 中国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邮政编码 100037

网 址: <http://www.flp.com.cn>

电 话: (010) 68320579/68996067 (总编室)

(010) 68995844/68995852 (发行部)

(010) 68327750/68996164 (版权部)

制 版: 刘敬伟

印 制: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/外文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

印 张: 16.25

字 数: 200千字

装 别: 平

版 次: 2011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119-06966-1

定 价: 28.00元

建议上架: 文学欣赏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(电话: 52881098)

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

——《离骚》

愤其心，伤其怀，内恸其情。

大存“求道”之志，故而能上至九天，下至中庭；西至昆仑，东到扶桑；虽天穹苍茫，大地寂寥，亦能上下求索。

长太息以掩涕兮，哀民生之多艰。

——《离骚》

楚山带云潇湘愁，中夜徘徊大夫楼。

泽畔行吟华发乱，哀叹民生涕泗流。

屈子之心可谓清介百无求，民瘼怀忧。眼见苍生疾苦，岂忍坐视，不由的以袖掩泪。此句遂成后世仁人志士自励之铭。

袅袅兮秋风，洞庭波兮木叶下。

——《九歌·湘夫人》

秋色起云中，莽水涵洞庭。景何凄怆？

木叶萧萧下，期人泪泠泠。人何以堪？

遂成后世化用最多之佳句焉！！

青云衣兮白霓裳，举长矢兮射天狼。

——《九歌·东君》

青衫如云，白裳如霓。这样一个男子宛若来自云间，衣带飘然，举止洒脱。忽然一回首，解下腰间雕弓，羽箭上弦，直指天狼。这是怎样一种华美，这是怎样一种气韵，此东方的太阳之神子焉。

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。

——《渔父》

“浊”与“清”是两种选择，“醉”与“醒”则是两种生命状态。浊者自浊，清者自清。浊者同流合污，清者遗世孤立。在整个人类的群体中，注定有一些人是痛苦的，这种痛苦的源头就是清醒。

所有理想主义者，都是醒着做梦的人。而屈原，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清醒者，因此他最终怀沙蹈水，给我们留下一个千古的背影与传说。

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吾纓。

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吾足。

——《渔父》

两种选择，两种人生。顺从者以为圆通，坚守者以为执着。

圣人云：清斯濯纓，浊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此乃圣哲晦明之教。

序：一棵孤独的书

桌上放着一本卷了边儿的《楚辞》，页脚上的纸毛像陈年的苔藓，散发着古老的气息。这气息仿佛来自两千多年前的楚地，有云梦之水的味道，有潇湘之云的味道，有汨罗之风的味道。我被这味道所吸引，禁不住再次翻开它，阅读视线所能触摸到的任意诗行。恍然之间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在这里我恍惚有一种故乡般的亲切。

我呼吸着清冽的空气，望着远处的森林、原野、麦田和溪流，倾听伐木的声音，此时我是一个诗人，一个被放逐的诗人。亲验一种漂泊的滋味，达到与大诗人屈原相通的体验，这种体验深彻，而有一种透骨般的震撼。英国人雷蒙德·威廉斯在《乡村和城市》里说：人类的同情和了解来自于人们的漂泊经验，因此一种基本的疏离、沉默和孤独已经成为人性的载体。我被《楚辞》诗行里的孤独，一种无尽的、近乎失语的孤独所淹没。这种孤独是从屈原的放逐中滋生的，也是从我漂泊的心灵边缘诞生的。

离开郢都的屈原生活在汉北地区一片苍茫的、陌生的土地，他通过对湘夫人、湘君、山鬼的幻想来驱逐孤独，他通过杜衡、芳芷、汀兰的采集来忘却自我。他像一株生长在荒野里的松柏，苍翠、挺拔，但却

无人欣赏，孤寂的心与清风明月为伴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悲哀，相反，这是自我世界的大发现。如果屈原始终未被放逐过，如果屈原的政治理想得到了实现，如果楚国成为真正的霸主，那一段历史也不过多了一个成功的政客罢了，但却少了一个伟大的诗人。屈原的被放逐，正是给予了他发现自我的机会。

放逐，意味着离开，意味着诀别熟悉的一切；放逐，意味着荒凉，意味着从繁华世界到天尽头；放逐，意味着痛苦，意味着从故乡到他方。但是谁又能意识到，离开的可能只是一个温柔乡，而要到达的才是真实的精神故乡。英国作家毛姆在《月亮和六便士》中有一段精辟的理解：

在出生的地方他们好像是过客，在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的浓荫郁郁的小巷，同小伙伴游戏其中的人烟稠密的街衢，对他们来说都不过是旅途中的一个驿站。这种人在自己亲友中可能终生落落寡合，在他们唯一熟悉的环境里也始终孑身独处。也许正是在本乡本土的这种陌生感才逼着他们远游异乡，寻找一处永恒定居的寓所。说不定在他们内心深处仍然隐伏着多少世代前祖先的习性和癖好，叫这些彷徨者再回到他们祖先在远古就已离开的土地。有时候一个人偶然到了一个地方，会神秘地感觉到这正是自己栖身之所，是他一直在寻找的家园。于是他就在这些从未寓目的景物里，从不相识的人群中定居下来，倒好像这里的一切都是他从小就熟稔的一样。他在这里终于找到了宁静。

屈原的被放逐，其实源于他的选择，如果不是他对所处的政治环境的不满和愤慨，他绝不会被放逐到这荒野。他以浓墨重彩的笔法，对荒野进行描写，从水波、风云、山石、藤萝、沟壑、高山到天空和大地，无不抱着一种特别的哀切，而这种哀切似乎是对故乡的眷恋。可事

实上他对故乡的一切都是充满了憎恶和不满的，他故乡郢都到处都是麻木不仁的人，上至国君，下至臣僚都沉浸在末世的醉生梦死中，是他眼中的乌鸦、庸人、腥膻之徒。也许，当他还是一个贵族少年的时候，他曾带着高高的帽子，穿着白色的长袍，腰间环佩叮当，飘然穿过街衢，他赢得了无数赞赏与羡慕的目光。但这种羡慕并非来自他自己，而来自他背后恐龙一般庞大的家族。如今，这些都已成为一种微茫且模糊的记忆，他的真正故乡其实是这荒野。在这荒野里，他听樵夫野唱，和渔夫问答，看耕夫劳作，他获得了普遍的敬重。在这里，他彻底地对自我进行了观照，他发现了一个非同贵族身份的自己，在这里他的身份只有一个——一个自然属性的人。

他发现了自己的孤独，他开始观察大地上草木的枯荣，树木是否开花，是否结果，他能够听到小虫的吟唱，他甚至能闻到风的味道。就像梭罗在《瓦尔登湖》里描写的那样，孤独是如此美好的一件事：

这是一个美好的黄昏，整个身体只有一种感觉，每一个毛孔都吸取着快乐。我奇异地在大自然中自由来往，已与大自然成为一体。当我只穿件衬衫沿着湖岸漫步时，虽然天气很凉，阴沉有风，而且也没有看见什么特别吸引我的东西，但这自然环境却和我极为协调。牛蛙高叫着迎来了黑夜，荡漾的微风送来了对岸夜莺的歌声。我和摇曳的桤木、白杨树间的感应，几乎使我激动得透不过气来；然而，和湖水一样，我的宁静只起了涟漪而没有波浪。晚风吹起的小浪和平静如镜的湖面一样，离风暴还很远。虽然现在天已经黑了，风仍旧在树林里呼啸，浪仍在拍岸，一些动物在用自己的鸣叫为其他动物催眠。安息从来都不可能是绝对的。最凶狠的野兽不会安息，而是在这个时候寻找猎物；狐狸、臭鼬、兔子在这时毫不害怕地在田野和林中四处走动。他们是大自然的更夫——是和欢快活跃的白昼生活联系的环节。

这是怎样一种孤独，他令人感受天籁之灵。《楚辞》中的篇目《山鬼》、《招隐士》都曾透露出类似的体验。这种体验是直接来自大自然的，在大自然中诗人是那么的轻松，尽管他的心中始终念念不忘灵修（楚怀王），始终记挂着郢都，但是不得不承认，他在这块被流放之地获得的更多。他不厌其烦地、重复性地写花草，仅仅一篇《离骚》就写到了二十余种花草，包括江离、木兰、留夷、杜衡、宿莽、申椒、菌桂、蕙茝、揭车、芳芷、秋菊、木根、薜荔、胡绳、芰荷、芙蓉、荃、蕙、芷、兰等等，这些花草种类繁多，既有江离科的江离，也有木兰科的木兰花。让我们细细看看这些花草的特性：江离，江离科，苗似芎藭，叶似当归，香气似白芷，是古今受欢迎的香草；木兰，木兰科，落叶小乔木，木质有香气，小枝紫褐色，芽有细毛，又名紫玉兰、辛夷、木笔；留夷，芍药科，初出叶红色，茎基部常有鳞片状变形叶，中部复叶二回三出，小叶矩形或披针形，花大且美，有芳香；杜衡，马兜铃科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全草可入药，顶端钝或圆，表面深绿色，杂有白色斑，两面疏生短柔毛，边缘与脉上密生细柔毛，有挥发香气；宿莽……如果继续列下去，可以列出一本植物学手册。诗人对植物的钟爱，可见一斑。这种钟爱，源自内心的自然属性，当你脱离了（不论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）世俗的生活，远离了都市的喧嚣，完全处在一种纯自然的生活中，像隐居在瓦尔登湖的梭罗一样，你的心自然就会被原野所容纳。

接近自然，关怀民瘼，这是怎样令人为之倾倒的生活。但是尘俗中的人是得不到的，你必须从“现实”这个母体中脱离出来，才能体味。因为现实中极少有人会主动的离群索居，也极少有人能够放下俗务，透彻地融入自然，并观照民众的生活。《天道》中说：我理解不到的，你给了我，我也得不到；只有我理解到了，我才能得到。梭罗的这

番体验也是如此，你必须是自己体验的，否则别人无论怎么讲述给你，你还是得不到。屈原是真正地从自己的内心走出，然后融入自然了。很显然，他得到了。他像一棵树木一样扎根在原野上，头顶清风流云，根下是清泉、甘露、小兽……他是一棵孤独的树木。是惠特曼笔下的树木：

在路易斯安那\我看见一棵橡树在生长\它独自站在那里\枝条上挂着青苔\没有任何伙伴\却依然长着浓绿而欢快的叶子\那狂放\不屈\旺盛的样子使我想到我自己\但我惊讶于它如何能孤独地站在那里\长着欢快的叶子\而附近没有一个朋友\我知道我做不到\于是我折下一段长着一些小枝的小枝\在上面缠上了少许青苔\把它带走\放在房间里我能看见的地方\倒不必借助它来想起我那些亲爱的朋友们\因为我相信最近除了思念他们\我很少想到别的\然而它在我看来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象征\它使我想起男子的爱\尽管啊尽管这棵橡树在路易斯安那的\一块空旷的平地上孤独地闪烁\附近没有一个朋友或一个情人\却一直不停地长出欢快的叶子\我清楚地知道\我做不到\

诗人就是这棵树木，他孤独的生长着，长着欢快的叶子。他思念着一个叫灵均的男子，有一种“爱”在血液中蔓延，但是切不可把这“爱”理解成情愫，它是一种孤独精神的升华。我一直认为屈原的经历，至少是他的内心曾经迸发出了和梭罗一样的对大自然的情怀，这种情怀宛若一棵已经深深扎根于原野的大树，但是曾经的种子的梦仍然在故都，且永久性的把这把印像留居在他的脑海里。他所追寻的一切，你可以理解为“爱”，也可理解为“道义”。

译评《楚辞》是一件艰难的事，之前论者多为饱学之士，我本浅陋，怀着忐忑的心情为之，不自量力，或有偏颇。此作花了将近一年的

心力，以我的目光，我的阅读心得来理解《楚辞》，理解屈原以及楚辞的其他作者与作品。《楚辞》是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之一，它所涵盖的内容值得每一个探寻心灵之路的人细细品味。最后，忽然想起梭罗在他伟大的作品《瓦尔登湖》的结余语里的一句话：不要给我爱情，不要给我金钱，也不要给我荣誉，给我真理吧。

2010年11月12日夜

关于屈原：流放的诗人与文化的投影

楚山青黛，楚水温柔。大江东逝，烟云依旧。

微风拂面，杏花带雨。手持一册已然发黄的诗卷，行走在汨罗江边，我常常想起两千多年前的一位诗人。他峨冠博带，形销骨立，长发蓬乱如草，却毫无颓志，手扶着腰间的长剑，行吟泽畔——他就是楚国大诗人屈原。他像一只鹤一般卓尔不群，宁可怀沙赴死，也要坚守内心的信念。或许，我所站的地方正是他一步步走向绿波之处，透过万重波澜，他的目光依然如炬。他看着我，我亦看着他。他看我是幻境，我看他是历史。穿越两千余年的时光之幕，他的影子拖得很长很长。

屈原首创了一种文体——楚辞，这不但影响了后世无数文人骚客，也开启了诗歌的大河之源。他运用故乡（楚地）的方言声韵，状写楚地的山川风物、历史风情、神话传说，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楚文化色彩。在他之后，涌现出宋玉、唐勒、景差、枚乘、东方朔、庄忌、王褒、刘向……等一大批名家，他们挥毫泼墨，恣肆张扬，为中国的诗歌河流注入了“天境之水”。不过，在这些楚辞大家中影响最大的还是屈原，这是因为他那首千古闻名的《离骚》，这首诗是中国历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抒情诗，也可说是古代浪漫之风的开河之作。

诗因人而传诵，人因诗而丰盈。屈原和《离骚》仿佛就是一体，因此要细品他的作品，不妨去了解他的人生。屈原血统高贵，他的先祖是楚武王熊通之子熊瑕，熊瑕曾担任楚国最高职位“莫敖”，封邑（封地）在屈邑，所以后世子孙便以“屈”为姓。做为屈姓的第一代祖，熊瑕也被称为屈瑕，并造就了屈姓这个王室近支的大家族。在此后的年月，屈氏家族的屈重、屈完、屈到、屈建几代人都在楚国宫廷担任要职。约公元前340年，丹阳屈氏家族的华堂内传来一声响亮的哭声，一个男孩降生了。其父为之取名“平”，字“原”，他就是屈原。

屈原的名字包含着一个家族的追求，也反映了这个家族的道统。平，是公正、公平，古人认为公正、公平是天的最高法则。所以屈原的名包含着“法天”的意思；原，是又平又开阔的大地。《周易》上说，地势坤，君子以厚德载物，所以“原”字，又有“法地”的意思；综合屈原的名和字，包含着“师法天地”之意。按照他在《离骚》中“摄提贞于孟陬兮，惟庚寅吾以降”这句推断，他生于寅年寅月寅日，也就是所谓的祥兆。连同他的名字、生辰，正好是“天开于子，地辟于丑，人生于寅”。所谓“三才天地人”，屈原的名字和生辰，多少有些沟通三才的意思。按照古人的哲学，天地之间，以人最贵，而人的最高目标是继承和发扬道统。《道德经》上说：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屈原的名字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包含着强烈的继承道统的精神，所谓师法天地，继承大道，舍我其谁？

屈氏家族是楚国的公室贵族，而楚国的权力机构正是由公室贵族支撑起来的，如果得不到这些贵族的支持，甚至连国君的意志也无法贯彻。楚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数个著名的大家族，比如若敖氏、蒍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昭氏，都是王室的近支系。其中权力最尊的若敖氏把持了几代楚国政权，每一届令尹（相当于宰相）都诞生在这个家族。若敖氏是早期楚国国君熊仪的直系后代，熊仪有个非常聪明的儿子叫“伯比”，